



最近列強對四川之環攻

方秋葦

一 四川之過去和現在

展開中國地圖一瞧：在這地圖的西部有一大塊沃土，北以岷山山脈，與陝西、甘肅二省分界；西與西藏高原毗連；南以金沙江與雲南接壤；東以巴山山脈，與湖北、湖南二省相連。這地方是什麼？即是現代地理名詞上的四川。

四川，在史的前期是有着很久的來歷：在古代屬於禹貢的梁州，亦稱「蜀」，相傳黃帝之子，娶蜀山氏之女，生帝嚳；其後代封於蜀，蜀之名自此起。武王伐紂的時候，蜀也會派兵加入。秦惠文王司馬錯伐蜀滅之；至始皇時，分爲「巴」、「蜀」二郡，漢朝的時候，屬益州刺史部，又置巴、蜀、廣漢、犍爲、越巂五郡。到三國的時候，劉備又據此稱帝，與魏、吳兩國互相鼎立。繼又南併雲南、貴州及湖南的一部，而北上與魏決雌雄；諸葛亮的六出祁山，就在這個時候了。傳至後主，在位四十餘年，始滅。從此以後，四川這個地方，便永爲割據時代的英雄所注意了。（註一）可以說，四川

之割據，是從這時候開始的。

四川爲什麼會成爲割據之局呢？這因爲在地形上，獨自成爲一區，與外省的關係不算十分密切的原故。正因爲這個原故，所以四川從史的前期到現在，都常發生內亂，往往爲梟雄所竊據。如王莽末年的公孫述，三國的劉備、晉朝的李雄，唐末的王建，便是頂好的例子。至於近代，那更是不消說的了。就以民國以來所發生的許多亂子來說，又何嘗不是從四川及雲南所策動？因以大家都常說：「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了。真的，四川是個混戰的局面，從整個中國的聯繫上說起來，四川算是一個奇怪的畸形的政治形態。不過，現在的情形不同了。

現在，全中國經濟恐慌的浪潮已襲入四川，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已向四川開始邁進，同時四川內部的赤潮澎湃，是不斷地猛烈的橫流，沖倒了四川社會經濟舊的形態之一角。老實說，現在的四川正是糾纏在這幾種危機之下。我們從許多事實當中，已經看得非常明白；特別是帝國主義最近對四川之縱橫捭闔，表現牠們之間對四川市場爭奪之

98414 激烈化，已經是達到短兵相接的階段了！然而這些事實，卻會被大家忘掉；就是生活在四川的人，恐怕他們也是莫明其究竟吧？

中國人的一個最大弱點，就是不能認識自己，同時也輕視敵人。我記得在許多年代以前吧：有一個國家的一個重要城市，被敵人的木馬圍困了。這個國家的人都在城裏朦朧地睡着，因為他們輕視了敵人的木馬。但不幸得很，也許是意料之外，敵人的木馬終於是將城攻破了，將這個國家征服了。這時候，這個國家的人，才知道木馬的力量，但他們已屈服於木馬的威力之下了。雖然這是一個有興趣的故事，但它正與今日之中國的情形一樣。要知道：現在圍攻中國的，已經不是木馬了，那是比木馬還要厲害的武器啊！

這些話，我們不願再說了。現在，我們要根據最近帝國主義對四川侵略事實，作一個客觀的忠實的分析。我們從這裏，可以透視出四川之危機，已經是超階級的發展着。

一一 英國侵略四川之背境

有許多人，以為「天府之國」的四川是個聖潔的地方，從來就沒有帝國主義勢力之侵入，這是錯誤的見解。其實，四川早已踏進了帝國主義的鐵蹄，祇是「開慢步」走吧了。

說到帝國主義對四川之侵略，那只有英國才是有着很深遠的歷史。原來，英國對四川之侵略也是有牠底背景的。現在可簡單的說明如

下：

A 控制揚子江流域 英帝國主義最初同中國發生關係的，僅限

於廣東一角；而廣東的優先勢力又早被葡人奪取，於是不得不謀新的開拓了。結果有了鴉片戰爭的發生，於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有南京條約的訂立，一方面廣東發展——割香港；後於咸豐十年續割九龍，一方面盡力北向，以揚子江流域為其發展對象——以上海關港為發展的初步。一八五八年天津條約訂立，英人為發展其對華貿易起見，規定開放鎮江，並開關漢口、九江、南京為通商口岸。此後各種條約，英人無不竭力注意揚子江流域。如宜昌、蕪湖、安慶、沙市、萬縣等之開為商埠，大通、湖口、武穴、陸溪口等處允許停泊船隻，以及關稅的協定，子口稅的限制，海關管理的參預，其目的均在於揚子江流域之開發。在英人眼中看來：（1）揚子江之富庶，原料出產的數量以及貨物消費的力量，是可以滿足其慾望的；（2）揚子江因交通便利，略事經營，即為英國未來最大而最進步的市場。這兩個原因，都是英國固有的四C政策的一貫。現在英國這個政策並沒有變更，而只是為了實現，牠正想在中國的勢力從廣東一直打通揚子江流域，再與四川、西藏成一連環；所以數十年以來，牠都以全力保障揚子江利權。四川雄據長江上游，陸倚劍閣之險，水阻瞿塘之峽，閉關可以自守，西康蓄有廣大財富，墾殖尚餘不盡。英國為要奪取康藏，必要攫得四川的，何況「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爭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伯」呢？（註二）而且事實上，英帝

國主義對於整個中國是有着很深遠的野心，所謂「欲取江南宜先取蜀」，難道英帝國主義不會這樣去作麼？

B與康藏青滇毗連。在地理上，四川與西藏、西康、青海、雲南等地有着不可分離的關係。而這些地方，從來英帝國主義都是非常重視的。在過去，英帝國主義的計劃是想奪取雲南，欲溝通緬滇大道以伸長勢力於西藏。薛福成會謂：「英人所注意經營者，欲由滇西野人山斑洪通入西藏。」（註三）不過雲南從來又是法國的勢力範圍，決不容許英國插足的。在一八九六年一月十五日，英外相薩力斯伯（Salisbury）與駐法大使霞爾（Alph De Cource）曾各依本國對我西南利益分割之政策，訂立一種英法協定，規定兩國政府分道經營我西南腹道。其協定之第四款有云：英法兩國承認兩國各依光緒二十年中英界務條款及光緒二十一年中法續議界務條款規定兩國在滇川所有利益及將來所得利益互相扶助進行。（註四）至此以後，英法互不侵犯其「勢力範圍」，分道從事於以滇川分割之加緊。固然，在英帝國主義眼中看來，唯有四川與西康，尚是無主的土地，儘可強取豪奪，倘若這條路線打通了，那末英領印度、西藏與揚子江的英國勢力就可以聯絡。英國為保護印度與西藏的安全，為着準備進攻蘇聯，也不得不竭力經營川康。因為這種種的關係，英國也暫時地放棄對雲南之染指而從事於四川之奪取了；在過去，英帝國主義對四川之侵略曾一度猛攻，但激起了全國民衆的反英運動，接着便發生萬縣慘案與重慶龍門浩的衝突，結果英

國收斂了鋒芒，而從事於「慢步走」了。

三 「大西藏」計劃對四川之威脅

自從英帝國主義對中國西部之侵略按着「開慢步」以後，牠的視線是側重在西藏方面，也唯有西藏勢力之發展，才可以控制中國之西部。

英國與日本一樣，牠對西藏的陰謀是要建立一個傀儡政權。這個政權的把持者為親英的達賴喇嘛；在英帝國主義的指援下統治西藏，并且要進而統治青海、西康以至四川諸地。連年以來由康、藏糾紛所引起的戰爭，都是達賴為要實現「大西藏」計劃的一種表現。

所謂「大西藏」計劃，即是英帝國主義欲攫取西藏及侵略中國西部的一種手段。當民國二十一年康、藏發生戰事時，日的報紙都宣傳着這個消息。據東京消息稱：英政府在西藏積極援助達賴叛軍，計劃佔領西藏，乘機進攻西康，以川邊與長江為最後目的；依法日本，以製造西藏為第二傀儡國。（註五）同時大阪朝日新聞載稱：西藏現狀幾與滿洲無異，西藏問題將成滿洲問題之第二。西藏在實際上早已脫離中國版圖，屬於英國勢力之下；十餘年來英政府努力經營，極力圖促藏民叛離中國，此為公開之祕密。當上海戰雲正濃，英人指揮藏兵暗中侵入青海及川康……現在青海、西康大部幾全部為藏兵所據，欲打成一片，組織「大西藏帝國」；不久當繼滿洲而出現於長江上游云云。雖然這些

98416

消息是由日人傳出，但以前過去的事蹟所表現的一切互相映照，可證明這是完全確鑿的。後來蘇聯真理報又掲載一文，明白指出英國對東亞計劃所抱之目的，也是要建立一個「大西藏帝國」。該計劃不僅把西藏包括在內，並且把新疆、四川及中國其他一部分領土也包括在內。近年來西藏的事件，康藏戰爭，西康西部之被侵佔等，這些都是英帝國主義工具所幹的勾當云云。事實上，英國是有這一個計劃，祇要觀察最近的事實，如康藏糾紛之嚴重，新疆內亂之復作，及最近英國在吉爾吉特（Gilgit）——在喀什米爾北）附近，謀設立英軍駐屯地；與印藏鐵路積極之修築等，均證明英國之「大西藏」計劃，是在積極的進展中。要知道：英帝國主義對西藏之猛攻，便是開始攫取四川的序幕。如果「大西藏」計劃實現，必是出現於長江上游的，而四川便是屬於這個「大西藏」領域之內了。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我們說：英帝國主義在加築造「大西藏」計劃當中，四川的危機只有日益加深的。易言之，英帝國主義對四川之侵略勢力日益發展，比牠從揚子江一直打通四川內部還要厲害得多！

四 英蘇勢力鬭爭與四川

但是，四川之危機并不是單孤發展着的；它是聯繫於雲南、青海以至於新疆的。同時這些地理上的聯繫，又與南中國的赤潮問題有關，以及蘇聯在遠東的國際政策有關的。

特別是四川的赤潮，現在成爲了很大的問題。事情是這樣的：四川之赤軍自從攻陷了南江、通江、巴中、萬源、城口東北諸縣後，牠們的政治目標是希冀到甘肅、新疆去，建立新的區域以打通「國際路線」。（註六）同時現在鄂、湘、黔邊的赤軍也是向着四川發展，並且牠們公然提出「寧願放棄江西，不願放棄四川」的口號，這不是說明南中國的赤軍在沿着西部山岳地帶向北進展，向和蘇聯接壤的而且快要被收在蘇聯勢力之下的新疆前進麼？

倒轉來，這個勢力，必是經過甘肅及川、陝以至揚子江沿岸和南中國的蘇區聯成一氣。而且這條路線之打通，較之由外蒙古橫過內蒙古經過山西、河南、河北到揚子江，還有強大的力量。如果這個計劃完成，英國的勢力將被攻擊，尤其是英國在中國西部的勢力，有被遮斷的危險。（註七）

英國是看清楚這一點的，一年來西藏軍在青海、西康的進出，實際上便是想切斷新疆與甘肅的聯繫。在另一方面，英帝國主義更在新疆指揮其反蘇勢力以打擊蘇聯取得新疆，至少也要建立一個反蘇及反中國之獨立國，與西藏方面的親英勢力聯成一氣，阻止蘇聯遠東國際政策在中國西部之進出。（註八）要這樣，英國才能保障揚子江以及中國西部勢力之鞏固；也只有這樣，纔能遮斷四川赤軍通過中國西部與新疆的蘇聯勢力之聯繫。關於這些事實，我們在最近可從許多的事情當中看出。

當去年夏季，康藏糾紛嚴重之際，英國駐華公使藍浦森曾假調查之名，親到四川去一次。藍浦森此去目的，就是和重慶地方長官劉湘商討川康的劃界，并談判借款二千萬圓，以購買英國軍械機器。此項借款成功後，英人不僅可以統治西藏，而且可以統治四川，並可以幫助中國軍隊，以進剿四川東北邊境的赤軍。（註九）殊不知英國這種舉動，又驚動了法國，於是上海法總領事梅里窩（Meyers）亦趕到重慶，要參與其事。結果關於川滇之分割問題，英法作了一度重要會議，出席這個會議的除了藍浦森和梅里窩外，尚有英公使館秘書台西曼（Teichman）及法公使華禮登（Wilden），此外還有英法的高級海軍官若干人，可知此會議性質之重大了。至會議的結果怎樣？我們是不得而知，至少我們確信：無論英法本身是如何的衝突，但牠們在消滅中國赤軍以分割四川這一點上，牠們是可以一致的。關於這一點，最近已從許多的事實中反映出來。

據最近報載，四川地方長官劉湘同法國方面，在成都簽訂一種合同，內容是做滇越鐵路辦法，由法人包修一條鐵路，從成都到重慶，名為成渝鐵路。（註十）由這一點看來，法國勢力又深入四川。原來法國對中國西部之計劃，欲建築一條鐵路從山西大同到四川成都，即所謂同成鐵路（長一、七六〇里）。此鐵路建築成功，可縱橫山西，北接平綏，南連隴海，而可通達成都。爲了建築此路，一九三二年六月法國曾與中國鐵道部成立一個協定，現在山西省所完成的同蒲路（由大同到蒲城）

間）即爲同成之一段。（註十一）如果成渝路建築成功，將來再由山西與同蒲路連接，於是法國勢力便可以在中國西北部建立相當基礎勢力，其作用實超過滇越鐵路在雲南之統治。

基於上述事實觀察，四川問題又牽到法國了。既然法國勢力能向四川進出，又何嘗不是事前獲得英國方面的默契？所以說，英法對中國西部之分割是一致的。至於英國呢？牠對於四川之進出並不落人後的事實上在這個時候，英國更有超法國的分割四川計劃之出現。據報載：四川聚興誠銀行總理楊燦三，攜有劉湘命令，在倫敦向英國接洽鉅額借款，以全省礦產作抵。同時報紙並公佈：楊燦三在倫敦以聚興誠銀行名義與英國德善公司訂立利用外資發展四川實業及礦務之合約。（註十二）要知道：此項合約之訂立，英帝國主義不僅可以投入若干資本開發四川各種產業，並可進而開發西康之礦產。進一步，英國更可以利用其交通及借款政策，遂行囊括華南、華西之重大計劃。如果有一條英國資本的鐵路從四川到漢口（即川漢鐵路），則四川及西北富源將通過粵漢路集中香港；從此香港貿易，即將突增爲吞吐西北及長江中腹十數省物產之大商港了。由此可知：富於殖民政策上經驗之英帝國主義，對於四川之開發與投資，乃爲一種深謀遠圖的「既定計劃」。假如這個計劃成爲事實，英國在四川之勢力，實超過日本在東北之南滿鐵道株式會社了！換言之，整個中國西部三分之一的領土，將繼東北四省斷送於英帝國主義之手了！

五 日本勢力之進出

以上事實，說明了英國對四川之猛攻，及法國勢力之參加。從此四川均勢打破，在帝國主義角逐之下而開展一個新的局面。接着，在這個局面下又踏進了日本的勢力了！

原來，遠懸一角的日本，對於四川也是感到相當的興趣。不過，日本在四川之勢力比較英、法薄弱，數十年來都是一種商務關係的維持。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四川抵貨運動澎湃，重慶王家沱的日本租界的領事館及商務機關全部瓦解了；在航運方面，日本在川江所活動的商輪貨運亦被壓倒，取而代之的是英商太古公司。但是現在，日本除了在華北取得獨占統治外，並且在華中獲得飛躍發展，從揚子江權益之打通，那麼必是以四川為終點。因為這個緣故，日本帝國主義亦開始準備在四川大進出了！

在前面我們是說過：日本在四川之勢力是有着相當的基礎，不過在九一八事變以後被摧毀了！那麼現在牠對四川之進出，必要先從事恢復從前的基礎勢力無疑。在今年（一九三四）的春季，日本海軍少將第十一戰隊司令杉坂梯二郎，曾啣有重大使命到四川去一次（註十三）與地方長官劉湘「親善」的結果，承認了四川日本商務關係之恢復，同時四川的抵貨運動這時候亦開始退卻不久後，日本政府派定了四川的領事為中野高一，重慶王家沱日租界的舊有勢力繼續開始活動，

並計劃修築市街，注意於「繁榮」之表現。要知道：日本這種動作是有着很深遠的意義的。據我們所知，日本在華之商業株式社會，最近決定開發西南（川、滇、黔）商務，並以四川為重心的計劃。其計劃內容可分為三系：（a）金融系：專以商品濫價，收吸各地現金，藉以操縱一切；（b）航業系：亦以濫價招攬客販，壟斷營業，使現有各輪自行破產，以期達到其左右目的；（c）社會系：專門以金錢收買四川各地破產之中等智識階級及苦工貧民，以圖代為宣傳，減輕仇視日人之心理。上項計劃已經取決，初步以五百萬日幣作各系活動基金，必要時日本工商省特派大員來華補助是項計劃之進行（註十四）假如這個計劃實現，預料英法在四川之勢力將被攻擊，而日本在四川是很可能地建立一個強硬的經濟統治；在便利打通華北與西北這一點上說來，日本這種動作是有着很大的意義的。然而這種意義將如何表現出來，我們是不得而知了！

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爲了準備在四川的大進出，爲了實現「開發西南」（川、滇、黔）商務計劃之實現，牠是要採取一種武力的威脅政策。關於這一點，最近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我們嚴重地注意：原來日本第二外遣艦隊，帶擔任在華揚子江警備，所屬各艦，徧佈於長江上下游各大城市。最近爲了「特別需要」，特集合三百噸之礮艦及一九一〇式之小型淺水艦，共有六艘，成爲「川江特組艦隊」，司令爲中村中將（註十五）這是很明顯說明了。日本帝國主義對四川之侵略，是以礮艦政

策件進着的，真不失其猙獰的本色了！

要知道：日本在四川之進出，即是在中國西部進出的一種先頭準備。自從東北被他狼吞了去以後，對於西北也是不忘情的。尤其是日、蘇風雲激盪的現在，日本是企圖於察（察哈爾）、綏（綏遠）、寧（寧夏）、新（新疆）、甘（甘肅）之打通，尋出一條通英通蘇的路線來。（註十六）至於這種通英通蘇的路線內容是如何？我們是不得而知。我們由此推想：日本在四川勢力之進出，必是走向通英的路線了！假如這個推斷不錯，那麼日本從四川通英路線的聯繫上，無論是瓜分中國也好，或打擊蘇聯遠東國際政策之進出也好，它將負荷着重大的任務而出現於中國的西部！

將來的事實又是如何？現在我們不能去說明它。

六 四川問題複雜化中之對立

從以上的事實看來，四川問題現在已成爲最複雜的問題了。在這個複雜化的形勢當中，所顯現的是一些緊張的情緒——即是從這個複雜行程的演變中，一切表現都是一些最惹人注意的帝國主義之對立形態。

特別是在最近，有許多的事情，是會增長這個對立的。如四川內部赤軍之積極跳梁，那是會使帝國主義對四川之侵略加緊的；又如美國在中國所進出的航空路，最近要從上海打通至四川西藏，那是會增長

英國對四川之進攻的。原來，中美合辦的中國航空公司，自從連結了北平與上海，又結了上海與西北的航線；於是歐亞航空公司，也漸漸地移入美國資本的掌握中。（註十七）此航路從上海通南京、洛陽、西安、蘭州、哈密、迪化、而達塔城（新疆地域）。計有滬新線（長四、〇五〇杆）、平洛支線（北平——洛陽，長七〇〇杆）、滬滿線（上海——滿洲里，目下停止中）、及目前正在計劃中的滬庫線（上海——庫倫間）、滬藏線（上海——拉薩間）。至滬藏線，因四川至西藏拉薩航空間多崇山峻嶺，飛行較感困難。中國航空公司擬先關四川經巴東至康定一段。（註十八）若川藏線開通，再試航上海至拉薩之長途。惟此線關係重大，並非立時立辦，故尚在設計之中。該線起訖點，大致即由四川成都展長，直至西藏拉薩，全線距離尚未詳細統計，惟沿線均爲高原，崇山峻嶺，氣候特殊。飛機是否能飛駛，須得試航後方知。將來開航，當日不能到達，預計非分二日不可。但正式開航後，自上海至拉薩可直達航行，費時四日可到，較今之須二三日路程，其相差不可以道里計。

英國方面對於滬藏航線之打通問題，是非常重視的。原來，英國對於西藏是要將它閉關起來，如果從上海到拉薩的航線成功，無疑夷西藏於上海支配之下，那麼英國數十年對西藏之種種計劃，豈非功虧一簣？那麼英國費盡精力所建築的印藏鐵路尚未完成，豈非失去它底效力了麼？這樣一來，印藏鐵路與滬藏航線之對立，將含着若干的重大意義吧？

98420

雖然這些事實還沒有實現，然而對於四川本身之牽動實在不小。總之，現在的四川在英、法、日、美諸關係交錯之下，開展了一個嚴重的對立形勢。同時，這個交錯關係之對立，又在地與對蘇聯遠東國際政策之對立，及對四川赤軍勢力之對立嚴重地影響着現在，我們可從許多事實當中，透視出這些對立已達到短兵相接的階段。此種對立，恐怕終久要成爲最大的對立吧？

(註一)周傳儒：四川省之一瞥（商務印書館出版。）

(註二)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

(註三)薛福成：十論滇緬界務書。

(註四)Macmurray: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

(註五)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華聯社東京電。

(註六)丁作韶：赤軍入川之前後（國聞週報第十卷第十七期。）

(註七)岡田宗司：蘇維埃聯邦遠東政策底轉換（日本中央公報，昭和八年八月號。）

(註八)拙著：英露對抗下之新疆（日本東京タイムス通信社出版。）

(註九)China Weekly: July 1933: The Partition of West China.

(註十)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八日天津大公報載。

(註十一)大村達夫：列強在華北的投資（日本經濟往來，昭和九年八月號。）

(註十二)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十九日上海新聞報載。

(註十三)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四川萬縣萬州日報載成都通訊。

(註十四)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十三日北平晨報載重慶通訊。

(註十五)四川月報五卷一期（二十三年七月份。）

(註十六)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上海時事新報載。

(註十七)參註十一。

(註十八)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七日天津大公報載。

飛機與農業

近年來蘇聯集體及國營農場之設立，已令飛機得大規模應用於農業，或用以播種，或用以殺蟲。「A P」號飛機特設一槽，得容二百公斤之種籽，或毒液。該機每日能播種一百公頃，即相當於曳引機五架及播種機十架之工作，今年春季用飛機播種之面積約爲十萬公頃，一九三一年僅爲四千公頃。飛機播種多在早春，因其時泥土潮濕，不通用普通辦法播種。實際成績表示，用飛機播種，得增加產量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農業航空局科學研究所已擬就飛機專用之播種機之圖樣。飛機於殺蟲方面之成就亦頗可觀。過去十年內用飛機灌霖藥品，使一百餘萬公頃之田畝免於蝗禍，亦即保持數十萬噸穀物與棉花之收穫。本年飛機灌霖化學藥品之面積將爲六十萬公頃，去年僅爲四十萬公頃云。